

馬元臺
急會
註素問靈樞

伍

靈樞經卷之五

錢塘張隱菴

會稽馬元臺

兩先生合註

師傳第二十九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於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於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岐伯曰。遠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大與治小。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黃帝曰。順之奈何。岐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

註 吳懸先曰。師傳者。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即夫子所謂明德新民之意。上以治國。下以治民。治大治小。治國家。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順和也。氣之逆順者。陰陽寒暑之往來也。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即治國齊家治民之要志者。心之所之也。驕恣縱欲惡死。樂生意之所發也。所謂欲治其身者。必先正心誠意。此上醫醫國之道也。

黃帝曰。便病人奈何。岐伯曰。夫中熱消痺。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飢。臍以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臍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小腹痛脹。

註 吳懸先曰。便者。所以更人之逆也。熱者更之寒。寒者更之熱也。熱中寒中者。寒熱之氣。皆由中而發。內而外也。臍以上皮熱者。腸中熱。臍以下皮寒者。胃中寒。寒熱外內之相應也。

黃帝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縱欲。輕人而無能禁之。

同學高世拭士宗參訂

門人

王兆義子芳
黃紹姚載華 校正

張註
吳懋先曰寒熱者陰陽之氣也言上醫者具阿
衡之材能調燮其陰陽尤能格君心之非也

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

張氏曰：本標者，內為本而外為標也。春夏之氣發越於外，故當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之氣收藏於內，故當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知本末之先後，氣可令調，為萬民式。天之道畢矣。

黃帝曰。便其相逆者奈何。岐伯曰。便此者。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悽愴。暑無出汗。食飲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

張士因曰此言飲食衣服乃日用平常之事所當適具和平則陰陽之氣可以持平不致邪僻之生也便其相逆者謂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夫胃中熱腸中寒則胃欲寒飲腸欲

熱飲矣如胃中寒腸中熱則胃欲熱飲腸欲寒飲矣此寒熱之在內也故飲食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則在內之寒熱可調矣四時之氣寒暑之在外也時值涼寒無使其悽愴時值暑熱無使其汗出則在外之陰陽可調矣吳氏曰通篇大義在調和內外之陰陽非陰陽脉論乃論氣之逆順也故曰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謂天有寒暑人有陰陽我之陰陽既和可以禦天之寒暑

此詳言便病人之法也。病有中熱消瘴，則以寒為便；中寒之屬，則以熱為便。如胃中熱，則消穀令

中寒則腹滿為脹若腸中寒則腸中鳴而為飧泄也如胃中熱而腸中寒則胃中熱者當速飢而腸中寒者小腹必滿且長也上病下取之至

熱不同。似為難便。帝之所以有胃欲寒。飲腸欲熱。飲為問。則胃有寒時。當飲之以熱。而熱奈非其性。腸

有熱時當飲之以寒而寒非其性兩者相逆便之是難況王公大人血食之君禁其欲則其志逆順其欲則其病如固難於便而治法難于先也殊不知人情惡死而樂生凡致死之事告之以其敗開之

以其所苦。凡致生之事。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則逆之者。未有不樂從者也。且治有所先。法不容

胎春夏陽氣在外病亦在外故先治其後病之標而後治其先病之本秋冬陽氣在內病亦在內故先

漢書卷之八十八

食衣服之類。則彼固有所便。而吾亦可以曲全之耳。故飲食衣服。必欲其適乎寒溫。彼之衣服欲寒。而法不可寒。但使之寒不至於悽愴。欲熱而法不可熱。但使之熱無灼灼。欲寒而法不可寒。但使之寒無滄滄。可也。寒溫中適。則正氣自持。乃不致有邪僻矣。凡此者。皆所以便病人也。否則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入國則問俗。入家則問諱。上堂則問禮。未有可以逆而治之者。而獨於臨病人之際。可不問其所以便也哉。

黃帝曰。本藏以身形支節。臍肉。候五藏六府之大小焉。今夫王公大人臨朝即位之君而問焉。誰可捫循之。而後答乎。岐伯曰。身形支節者。藏府之蓋也。非面部之閱也。黃帝曰。五藏之氣。閱於面者。余已知之矣。以支節知而閱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者。肺為之蓋。巨肩陷咽。候見其外。黃帝曰。善。岐伯曰。五藏六府心為之主。缺盆為之道。骷骨有餘。以候髑髏。黃帝曰。善。岐伯曰。肝者主為將。使之候外。欲知堅固。視目小大。黃帝曰。善。岐伯曰。脾者主為衛。使之迎糧。視唇舌好惡。以知吉凶。黃帝曰。善。岐伯曰。腎者主為外使之遠聽。視耳好惡。以知其性。黃帝曰。善。

註

此言身形支節可以候五藏也。本藏。本經篇名。帝問本藏。以身形支節臍肉。候五藏六府之大小。則

據伯言支節為藏府之蓋。非比面部易閱故五藏之氣閱於面。帝雖知之。然支節亦有可閱而知。不必于捫循之也。肺為藏府之蓋。凡巨肩陷咽者。肺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可候矣。大義見本藏篇。餘微此。心為藏府之主。而氣之升降其道在于缺盆。即其髑髏之骨端。曰骷骨者。有餘以形于外。則可以驗。髑髏而知其心之堅脆小大高下。偏正矣。肝為將軍之官。使之候視乎外。故欲知肝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矣。腎主為外使之遠聽。故視耳之好惡而知腎之小大高下。堅脆偏正矣。

黃帝曰。善。願聞六府之候。岐伯曰。六府者。胃為之海。廣骸大頸張胸。五穀乃容。鼻隧以長。以候大腸。唇厚人中長。以候小腸。目下果大。其膽乃橫。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約。此所以候六府者也。

骸音諧左
傳曰折骸
而饗

王子芳曰
鶴鳴九皋
聲聞于天

上下三等。藏安且良矣。

此言望而知之者。斯可謂國士也。夫人生於地。懸命于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在天主氣。在地成形。此天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是以五藏之氣。見於色。藏府之體。應乎形。既能聞於面。而知五藏之氣。又當閱其形。以知藏府之形。知氣知形。斯可謂望知之神。靨肝、胸骨也。肝乃將軍之官。故主為將。脾乃轉運之官。故主為衛。腎開竅於耳。故主為外。言其聽之遠也。堅固者。五藏之有堅脆也。吉凶者。藏安則吉。藏病則凶也。性者。五藏有端正偏傾之性也。鼻乃肺之竅。大腸者。肺之府。故目以候大腸。口乃脾之竅。小腸受盛脾胃之濁。而上屬於胃。故唇與人中。以候小腸。目乃肝之竅。故目下以候胆。勝眊者。津液之府。氣化則出。鼻孔在外。謂鼻孔之氣出在外。則勝眊泄也。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氣約則止。不約則遺。鼻柱中央起者。謂鼻之吸氣。從中央而起。則三焦之形。外內相應者。亦由氣之所感也。上下三等。謂天地人三部之相等也。焦乃約。蓋上氣吸入。則下約。上氣呼出。則下通。上下開闔之相應也。此言藏府之言。身形可以候六府也。三焦為決瀆之官者。約而不漏也。身形上中下三停相等。則藏府在內者安且善矣。

決氣第三十

馬氏論一氣六名
之義故名篇

黃帝曰。余聞人有精氣津液血脈。余意以為一氣耳。今乃辯為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

論此篇論精氣津液血脈生於後天而本於先天也。本於先天總屬一炁成於後天辨為六名。故帝意以為一而伯分為六焉。決分也。決而和故篇名決氣。謂氣之分判為六而和合為一也。

岐伯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何謂氣岐伯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

露之既是謂氣何謂津岐伯曰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何謂液岐伯曰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

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何謂血。岐伯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何謂脉。岐伯曰。

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脉。

上焦如霧

腦髓充足
則皮膚潤澤

註

吳氏曰所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又曰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兩神者一本於天一之精一

上焦之氣宣發五穀之精微充膚熱肉潤澤皮毛若霧露之概是謂氣腠理者肌肉之文理本經曰水

穀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為

液是以發洩於腠理汗出秦秦是謂津穀入氣滿淳澤注於骨使骨屬屈伸洩澤從髓空而補益腦髓

皮膚潤澤是謂液中焦受水穀之精氣濟必別汁奉心神變化而赤是謂血壅培助也過過蔽也避違

中晝夜環轉無所違逆是謂脈

註此詳言曰氣之義也精氣津液血脈分而言之則有六總而言一則曰氣故此謂之曰一氣而下則

曰六氣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蓋當男女相構之時兩神相合而成人生男女之形此精常先其

身而生有其精斯有其形夫是之謂精也宗氣即大氣積於上焦上焦開發於臍府而宣布五穀精

微之氣味此氣薰于皮膚充其身形澤其毫毛誠若霧露之灌漑萬物也營衛生會篇云上焦如霧

夫是之謂氣也津生于內而腠理發泄于外其汗出似秦秦然夫是之謂津也穀氣入于胃化

為精微之氣充滿淳澤分注于骨骨屬屈伸洩澤其骨上通于腦腦為髓海從茲補益外而皮膚從茲

潤澤夫是之謂液也營衛生會篇曰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

精微上注于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故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夫是之謂血也宗氣行于經

脈之中其脈流布諸經而營氣從

之以行無所避匿夫是之謂脈也

黃帝曰六氣者有餘不足氣之多少腦髓之虛寔血脉之清濁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

不明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天腦髓消脛痠耳數鳴血脫者色白天然不澤其

脉空虚此其候也

註

榮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精血津液皆本於氣之生化故謂之六氣清濁者榮衛之氣也腎主藏精

開竅於耳故精脫者耳聾目之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故氣脫者目不明津發於腠理故津脫者腠

理開汗大洩液淳澤於骨補益腦髓故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不能潤澤皮膚故毛色大焦也腎主骨

而骨髓上通於腦故腦髓消而脛痠耳鳴心主血心之合脉也其榮色也是以血脫者色白天然不澤

註此言六氣之脫者各有其候也

黃帝曰六氣者貴賤何如岐伯曰六氣者各有部主也其貴賤善惡可為常主然五穀與胃為大海也

張夫子曰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謂居上者為尊貴居下者為卑賤言此六氣主於心腎而生於胃海也各有部主者謂精之藏於腎血之主於心氣之主於皮膚津之發於腠理液之淖於骨髓資於腦脉之

循於藏府形身各有所主之部然以心腎為常主五穀與胃為大海津液血氣乃胃海之所生也夫心為君主之官而居上水性潤下而居下火之精為血水之精為精水性柔善火性猛惡其貴賤善惡可為六氣之常主也蓋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謂六氣解為六名然總歸陰陽之一氣

王此言各部為六氣之主而胃又為之大海也帝問六氣者可較其貴賤否伯言各部皆有六氣故六氣各有部主如陽明多氣多血太陽多血少氣五精五液五注五然之類各部皆有之也然本部所重者為貴為善別部所有者為賤為惡其本部各為常主也但此六氣者成于五穀精微之氣而胃則納五穀而成之故胃又為六氣之大海耳

腸胃第三十一

內言腸胃之數故名篇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願聞六府傳穀者腸胃之小大長短受穀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請盡言之穀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唇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腸後附脊左環迴周疊積其注於迴腸者外附於臍上迴運環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三尺迴腸當臍左環迴周葉積而下迴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廣腸傳脊以受迴腸左環葉脊上下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腸胃所入至所

少半者七分半也
徑一寸寸之少半者
徑一寸五分之少半者
分也

廣腸肚門
內之直腸
徑二寸者
之大半者
徑二寸七
分半也

出長六丈四寸四分。迴曲環反三十二曲也。

張此言有生之後。總指水穀之所生養。故專論其腸胃。胃主受納水穀。腸主傳導變化。其精液血氣。由此而生焉。越人曰。唇為飛門。齒為戶門。會厭為吸門。胃為賁門。太倉下口為幽門。大小腸會為闌門。下極為魄門。蓋唇齒乃始受水穀之門。故先論齒之廣長。舌者主為衛使之迎糧。舌和而後能知五味。會厭者喉之上套。所以分別咽喉。咽乃胃之門。主受納水穀。喉乃肺之竅。以司呼吸者也。**注**此言腸胃自所入至所出之度數也。小腸上口。胃之下口。小腸後附于脊。從左環迴周疊。積其所注之物。以入于迴腸者。外附于臍上。迴運計環十六曲。大四寸。徑八分。少半。即半也。其長三丈三尺。迴腸者。大腸也。大腸上口。即小腸下口也。大腸當臍左環迴。周葉積而下迴。其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即五分也。長二丈一尺。廣腸者。直腸也。廣腸附脊。以受迴腸之物。左環葉在脊之上下盤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則是二寸七八分也。其長計二尺八寸。

平人絕穀第三十二

內論平人絕穀七日則死故名篇

黃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臣請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之穀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滿。上焦泄氣。出其精微。悍悍滑疾。下焦下溉諸腸。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腸胃之長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所受水穀之數也。平人則不然。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互藏安定。血脉和則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故腸胃之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後。後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

五升。而留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盡故也。

註張此論人之藏府形骸精神氣血皆藉水穀之所資生水穀絕則形與氣俱絕矣。六節藏象論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平人不飲食七日則所留之水穀盡矣。水穀盡則精氣津液皆盡矣。王芳侯曰。病人不飲食七日不死者。水穀留積故也。蓋

註馬留積則為病矣。此詳言平人皆不食而死之說也。平人者無病之人也。

海論第三十三

註馬內論人有四海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法於夫子。夫子之所言。不離於榮衛血氣。夫十二經脈者。內屬於府藏。外絡於支節。夫子乃合之於四海乎。岐伯答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北。命曰四海。黃帝曰。以人應之奈何。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凡此四者。以應四海也。黃帝曰。遠乎哉。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願聞應之奈何。岐伯答曰。必先明知陰陽表裡。榮輸所在。四海定矣。黃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衝。下至三里。衝脈者。為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大杼。下出於巨虛之上下。廉膺中者。為氣之海。其輸上在柱骨之上下。前在於人迎。腦為髓之海。其輸上在於其蓋。下在風府。

王芳侯曰
上下二字
宜體會
輸輸俞難
通用此用
輸字亦有
意存

鹽叶祖

註張夫天主生物。地主成物。是以人之形身。應地之四海。十二經水。然水天之氣。上下相通。是以頭氣有街。胸氣有街。腹氣有街。經氣有街。經氣上下之出入也。故合人於天地四海。必先知陰陽表裡。榮

蓋謂督脉之百會督脉應天道之環轉覆蓋故曰蓋

輸之所在四海定矣。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衝。氣在腹者止之背俞。下至足之三。是水穀之海。上通於天氣。而下通於經水也。衝脉者為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太陽之大杼。下至巨虛之上下廉。而出於臍。氣之街是衝脉之外。通於天氣。而內通於經水也。臍中者為氣之海。在臍胸之內。宗氣之所聚也。宗氣流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去者注於息道。故氣在胸者止之。膺與背俞。故其輸上在背之天柱。前在膺胸之人迎。是氣海之上。通於天。而下通於經水也。腦為髓之海。氣在頭者止之於腦。故其輸上在於其蓋。下在督脉之風府。是髓海之上。通於天。而下通於經水也。是十二經脉應地之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南西北而海之雲氣上通於天。是以人之所以合天地四海也。

經水 此言人之有四海也。人有四海者。即下髓海。血海。氣海。水穀之海也。十二經水者。即清水。渭水。海水。有東西南北之四方。故不曰十二。而止曰四海也。惟胃為水穀之海。其輸穴上在氣街。即氣衝。天樞。下八寸。腹下夾臍相去四寸。在臍上一寸。動脉應手宛宛中。乃衝脉所起也。針三分。留七呼。氣至即瀉。灸三壯。下至三里。膝下三寸。衝骨外廉。大筋內宛宛中。兩筋肉分間。針八分。留十呼。寫七吸。灸可至百壯。惟衝脉為十二經之血海。其輸穴上在於足太陽膀胱經之巨虛。上廉與巨虛下廉。上巨虛。三里。下三寸。舉足取之。針三分。灸七壯。下巨虛上廉。下三寸。蹲地舉足取之。針三分。灸可至七壯。惟臍中為氣之海。其輸穴在於督脉經天柱骨之上下。挾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針三分。留六呼。灸七壯。前在於足陽明胃經之人迎。頸大脉應手結喉兩旁一寸半。禁針灸。惟腦為髓之海。其輸穴在於其蓋。即督脉經之百會。前項後一寸半。中央針二分。灸七壯。下在於督脉經之風府。一名舌本項後入髮際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疾言其肉立起。言休立已。禁灸。令人失音。針三分。

黃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敗。岐伯曰。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

張氏 順而和者。則生利無窮。逆而不調。則敗害至矣。

張氏 此言四海之得生且利者。以其順而善調之。否則敗與害至矣。

黃帝曰。四海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悅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以言。

張氏 吳氏曰。天地陰陽之道。更相和平者也。故有餘不足。皆為之逆。臍中者。宗氣之所居。上出於喉。以司呼吸。故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氣息悅亂。氣上逆。故面赤也。氣海不足。則氣少。氣少。故不足於言。

註馬 此言四海之逆順。先舉氣海之偏勝者以言之。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有餘者邪氣有餘而寔也。不足者正氣不足而虛也。下文倣此。

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佛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

註張 吳氏曰。衝脉起於胞中。上循背裡。為經脉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胸中而散於皮膚之間。是衝脉之血充寔於周身。故有餘則覺其身大。不足則覺其身小。佛然狹然。不知其為何病也。王芳侯曰。血以應水。故有餘常想其大。不足則覺其為小矣。

註馬 此言血海之偏勝而病者。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蓋承上文衝脉為十二經之海者而言耳。

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水穀之海不足則飢不受穀食。

註張 姚氏曰。胃氣有餘故腹脹滿。胃氣不足故飢而不受穀食。此言水穀之海偏勝則病。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

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卧。

註張 姚氏曰。精液補益腦髓而下流陰股。故髓海有餘則足勁輕健而多力。度骨度也。髓從骨空循度而上通於腦。故有餘則自過其度矣。髓海不足則精液竭。精液者所以濡空竅者也。是以耳為之鳴。目無所見。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故脛痠而懈怠安卧。

註馬 此言髓海之偏勝而病者。見其所以為逆。反此則為順也。

黃帝曰。余已聞逆順。調之奈何。岐伯曰。審守其輸。而調其虛寔。無犯其害。順者得復。逆者必敗。黃帝曰。善。

註張 吳氏曰。審其輸。則知其四海之通於經。而經俞之外通於氣也。調其虛寔。則有餘不足自和矣。害謂經氣之逆復。則反逆為順也。

註馬 此善言守四海之輸穴以善調之。則有利無害。得順而不得逆也。審四海之穴而善守之以行補瀉之法。虛則補之。寔則瀉之。則有利無害。其順者可復。否則逆而為敗也。

五亂第三十四

內言氣有五
亂故名篇

悅音悶

不循脉者
分晝夜之
陰陽
十二月以
應十二時

相隨者相
將而行與
循脉之氣
各異

若衛氣並
脉循行則
為膚脹矣

胸與心肺
臂胛乃經

黃帝曰。經脉十二者。別為五行。分為四時。何失而亂。何得而治。岐伯曰。五行有序。四時有分。相順則治。相逆則亂。黃帝曰。何謂相順。岐伯曰。經脉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為四時。四時者。春夏秋冬。其氣各異。榮衛相隨。陰陽已和。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之而治。黃帝曰。何謂逆而亂。岐伯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榮氣順脉。衛氣逆行。清濁相干。亂於胸中。是謂大悅。故氣亂於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亂於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亂於腸胃。則為霍亂。亂於臂胛。則為四厥。亂於頭。則為厥逆。頭重眩仆。

張

本經邪客篇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脉。而行呼吸焉。榮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脉。化而為血。以營四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數焉。此言宗氣積於胸中。上貫心脉。同營氣行於脉中。以應呼吸。漏下五味篇曰。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臟。則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天氣之搏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此言宗氣積於胸中。上出於肺。循衛氣行於脉外。以應呼吸。漏下。此言行於脉中。循行脉外。宗氣兩行榮衛之道。一呼一吸。脉行六寸。漏下二刻。人二百七十息。脉行十六丈二尺。為一周。漏下百刻。人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度。而大周於身。此清氣在陰。濁氣在陽。榮行脉中。衛行脉外。清濁之不相干也。又曰。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悍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腑。此榮衛相將。循行於脉外。晝行陽二十五度。夜行陰二十五度。與營行脉中。衛行脉外。之各走其道。清濁之不相干也。經脉十二。以應十二月者。六藏六腑之經脉。循度環轉。行十六丈二尺。為一周也。分為四時者。一日之中。有四時。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其氣各異。榮衛相隨。陰陽相和。而清濁不相干也。夫循脉之榮衛。宗氣從胸而上。出於心肺。順脉而行。以營四末。內注五藏六腑。以應刻數。其榮衛相隨。晝行於陽。夜行於陰。與脉逆行。從頭注於臂胛。以行三陽之分。夜則內行藏府之陰。與營行脉中。衛行脉外。之氣。不相干也。所謂清濁相干者。循脉之營衛。與行陰行陽之榮衛相干。是以亂於胸。亂於心肺。及亂於腸胃。臂胛頭也。

脉外內之
榮衛所行
之處

上古以和
為知

馬此言人有五亂而諸證各有所見也。夫脉與四時而相合。夫是之謂順也。惟清氣宜升。當在于陽。反在于陰。濁氣宜降。當在于陰。而反在于陽。營氣陰性精專。固順宗氣以行于經隧之中。衛氣陽性慔悍。滑利宜行于分肉之間。今晝未必行于陽。經夜未必行于陰。經其氣逆行。乃清濁相干。亂在胸中。是之謂大悶也。故氣亂于心。或亂于肺。或亂于腸胃。或亂于臂脛。或亂于頭。各有其證候者如此。

黃帝曰：五亂者，刺之有道乎？岐伯曰：有道以來，有道以去。審知其道，是謂身寶。黃帝曰：善。願聞其道。岐伯

曰：氣在於心者，取之手少陰心主之輸。氣在於肺者，取之手太陰營。足少陰輸。氣在於腸胃者，取之足太陽陽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氣在於頭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足太陽營輸。氣在於臂足，取之先去血脉。

後取其陽明少陽之營輸。

張道者，謂各有循行之道路。有道以來，有道以去者，言有道以來，而清濁相干，亦當有道以去，而陰陽相和也。故審知逆順之道，是謂養身之寶。取手少陰手太陰之營輸者，取氣以順其宗氣之上行也。本經云：宗氣流於海，其上者走於息道，其下者注於氣街。又曰：衝脉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取足少陰俞者，順宗氣之下行也。取足太陰陽明而復取之三里者，先取氣而後取脉也。取天柱大杼而復取之營俞者，先取脉而後取氣也。蓋清濁相干，乃經脉外內之血氣厥逆也。

經脉篇曰：六經絡，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於五指間，上合肘中，逆氣在於臂足，取之先去血脉。後取其陽明少陽之營俞者，先去其脉中之逆使。脉外之血氣溜注於脉中，而陰陽已和也。

馬此言治五亂者，而各有刺之之穴也。道者，脉路也。邪之來也，必有其道，則邪之去也，亦必有其道。審知其道而善去之，所謂養身之寶也。此四語雖為刺病而發，凡醫工能熟玩之，則治病必覓標本，用藥必覓經絡，真邪必審，補瀉不妄，乃為醫家切要之法也。故氣亂于心者，當取之手少陰心經之輸穴神門。掌後銳骨端陷中，針五分，留七呼，灸三壯。氣亂于肺者，取足太陰脾經之輸穴太谿。足大指內側，人有脉則骨下，兩筋間陷中，針一分，留三呼，灸三壯。氣亂于腸胃者，取之足太陰脾經之輸穴太谿。足大指內側，人有脉則生，針三分，留七呼，灸三壯。氣亂于臂脛者，取之足太陰脾經之輸穴太谿。足大指內側，人有脉則骨下，針一分，留七呼，灸三壯。氣亂于頭者，取之足太陰脾經之輸穴太谿。足大指內側，人有脉則五分，留七呼，灸三壯。如刺之而邪氣不下，當取足陽明胃經之三里。氣在於頭者，取之足太陽陽明之天柱。挾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針二分，留三呼，瀉五吸，灸不及灸，日七壯，灸百壯。又取

腕經之天柱。挾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中，針二分，留三呼，瀉五吸，灸不及灸，日七壯，灸百壯。又取

中用以字
應分開有

于本經之夫籽如取之而病尚不知又當取本經之榮穴通谷輸穴束骨通谷足小指外側本節前
于中二分留五呼灸三壯束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赤白肉際陷指中針三分留二呼灸三壯氣在
于臂足者當先去其臂足之血脉然後在臂則取手陽明大腸經之榮穴二間食指本節前內側
中針三分留六呼灸三壯輸穴三間食指本節後內側針三分留三呼灸三壯手少陽三焦經
之榮穴液門針四指間陷中握拳取之針二分留三呼灸三壯輸穴中渚針四指本節後陷中灸
即液門下一寸針二分留三呼灸三壯在足則取足陽明之榮穴內庭針五呼灸三壯足少陽胆經
三壯針三分輸穴陷谷足次指本節後陷中針三分留三呼灸三壯輸穴臨泣足四指本節後間
之榮穴使路足四指岐骨間本節前陷中針三分留三呼灸三壯輸穴臨泣足四指本節後間
陷中去使路一寸半針二分留五呼灸三壯

黃帝曰補瀉奈何岐伯曰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瀉無形謂之同精是非有餘不足也亂氣之相逆也黃
帝曰允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板命曰治亂也

張註徐入徐出者導其氣之來去也榮衛者精氣也同生於水穀之精故謂之同精出入補瀉非
為有餘不足乃導亂氣之相逆也○玉師曰上古治氣者著之玉版治血脉者著之金匱
馬註此言治五亂者惟以導氣不與補瀉有餘不足者同法也凡有餘者則行瀉法不足者則行補法今
也治五亂者則其針徐入徐出導氣復故而已不必泥定補瀉之形以其精氣相同非真有餘與不足
耳何必以補瀉為哉

脹論第三十五

張註內詳論藏府脹由
脹形治法故名篇

黃帝曰脉之應於寸口如何而脹岐伯曰其脉大堅以濇者脹也黃帝曰何以知藏府之脹也岐伯曰陰
為藏陽為府

張註此承上文言衛氣之行於形身藏府之外內有順有逆逆順不從在外則為脉脹膚脹在內則
為藏府之脹矣寸口堅大為陽脉濇為陰脉陰為藏陽為府以脉之陰陽則知藏府之脹矣

此處必關
乃岐伯言

腹叶袒

喉主天氣
咽主地氣

註馬此言據脉可以知脈陰脉属藏而陽脉属府也脉見寸口其脉大者以邪氣有餘也其脉堅者以邪氣不散也其脉濇者以氣血滯滯也故為脹然脉大而堅者為陽脉其脹在六府脉濇而堅者為陰脉其脹在五藏也

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脹也在於血脉之中耶藏府之內乎岐伯曰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黃帝曰願

聞脹之舍岐伯曰夫脹者皆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脇脹皮膚故命曰脹

註張姚士因曰此病在氣而及于藏府血脉之有形故三者皆存焉然非脹之舍也脹之舍在內者皆在於藏府之外空郭之中在外者脹于皮膚腠理之間故命曰脹謂脹在無形之氣分也

黃帝曰藏府之在胸脇腹裡之內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處一域之中其氣各異願

聞其故

註張王芳侯曰帝問藏府在於胸腹之內如匣匱所藏之禁器而各有界畔五藏六府其氣各異今脈氣皆在於藏府之外何以分別某藏某府之脈乎此下有岐伯所答之闕文

黃帝曰未解其意再問岐伯曰夫胸腹藏府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胃者太倉也咽喉小腸者傳

送也胃之五竅者閭里門戶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藏六府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營氣

循脉衛氣逆為脉脹衛氣並脉循分為膚脹三里而瀉近者一下遠者三下無問虛實工在疾瀉

註馬按黃帝時

本紀記其民不習為官不懷私市不預償城郭不閉則此時有宮城矣

註張此言衛氣生于胃府水穀之精日行于陽夜行于陰逆于陽則為脉脹膚脹逆于陰則為空郭之脹及五藏六府之脹夫胸腹者藏府之郭郭膻中者心主之宮城脹者皆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

胸脇此衛氣逆于陰而將為藏府之脹矣胃主受納水穀為太倉而居中焦在上為咽喉主傳氣而送水穀在下口為小腸主傳送糟粕津汁胃之五竅猶閭里之門戶蓋水穀入胃其味有五津液各走其

道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五藏主藏水穀之精者也其流溢于下焦之津液從任脉而出于廉泉玉英以濡上之空竅故五藏六府各有界畔其病各有形狀也如營氣循脉衛

氣逆于脉中。則為脉脹。若並脉而循行于分肉。則為膚脹。蓋衛氣雖常然並脉循行于分肉而行有逆順。若並脉順行。而乘于脉中。則為脉脹。行于膚肉。則為膚脹。此皆衛氣之逆行。故曰若順逆也。當取足陽明胃經之三。里而瀉之。在于膚脉而近者。一瀉在于城郭而遠者。三下。無間虛寔。工在疾瀉。蓋留之。則為藏府之脹矣。衛氣出于太倉。故瀉胃之三。里。○姚氏曰。榮氣循脉。衛氣逆為脉脹。與上章之榮氣順脉。衛氣逆行同義。○吳氏曰。衛氣逆于空郭之中。則為鼓脹。着于募原。而傳送液道阻塞者。則為腸胃之脹。門戶界畔不清者。則為五藏之脹。此皆胃府之門戶道路。故瀉足之三。里。若病久而成虛者。瀉之反傷胃氣。故曰工在疾瀉。疾瀉者。治其始蒙也。○楊元如曰。逆則生長之機漸消。故久而未有不虛者。審其傳送阻塞者。瀉之。門戶液道不通者。通之。界畔不清者。理之。正氣不足者。補之。補瀉兼用。斯為治脹之良法。若新病而不大虛者。急宜攻之。可一鼓而下。○朱永年曰。醫者止如瀉以消脹。馬知其中之門戶道路。知其門戶道路。可以批卻導竅矣。故本經乃端本澄源之學。○倪冲之曰。廉泉王英者。津液之道也。液道不通。則空竅閉塞。而氣逆于中矣。故治脹者。當先通其津液。故曰若欲下之。必先舉之。○朱衛公曰。液者。所以灌精濡空竅者也。其別氣出于耳。而為聽。宗氣上出于鼻。而為臭。濁氣出于胃。走唇舌。而為味。其精陽氣上走于目。而為睛。故液道不通。則諸氣皆逆矣。于

註馬此明言脹之所舍。而脹則成于衛氣之逆。其法在于急瀉三。里也。夫脹不在于血脉之中。亦不在于藏府之內。乃在于藏府之外。胸膈之內。排其藏府。而以胸膈為郭。其皮膚亦為之脹。此則脹之所舍也。且藏府在胸膈腹裡之內。雖同處于一域。然其病各有所異者。以其各有畔界也。故胸膈為藏府之

郭。膈中為心主之宮城。胃為太倉。咽喉小腸為傳送水穀之道。胃有五竅。為閭里。門戶。廉泉。玉英。即玉堂。俱任脉經穴。為津液之道。所以藏府各有畔界。而病亦各有形狀也。然其所以脹者。不在于營氣。而在于衛氣。蓋營氣陰性精專。隨宗氣行。不能為脹。惟衛氣逆行。則並脉循分肉者。始為脉脹。而成為膚脹耳。是以胃為藏府之海。而三。里為胃經之合。當瀉其三。里。病近者。一次瀉之。病久者。三次瀉之。不必拘其虛寔。而工在于急瀉之也。

黃帝曰。願聞脹形。岐伯曰。夫心脹者。煩心短氣。卧不安。肺脹者。虛滿而喘欬。肝脹者。脇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脹者。善噦。四肢煩惋。體重不能勝衣。卧不安。腎脹者。腹滿引背。央央然腰髀痛。

註馬此下二節。明上節之病。各有形狀。而此節以五藏之脹形言之也。

六府脹。胃脹者。腹滿胃脘痛。鼻聞焦臭。妨於食。大便難。大腸脹者。腸鳴而痛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則飧泄。

不化。小腸脹者。少腹膜脹。引腰而痛。膀胱脹者。少腹滿而氣癰。三焦脹者。氣滿於皮膚中。輕重然而不堅。膽脹者。脇下痛脹。口中苦。善太息。

經 吳氏曰。此衛氣逆於臍郭之中。而為藏府之脹也。願聞。
馬 脹形者。問五藏六府之脹形。始在無形。而及于有形也。
經 此以六府之脹形言之也。按邪氣。
馬 藏府病形篇。有大腸者。諸證與此同。

凡此諸脹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順。針數不失。瀉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真不可定。粗之所敗。謂之天命。補虛瀉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

經 久塞其空。虛則補之。
馬 其穴空。皆正氣充塞。
經 姚氏曰。其道在一者。謂三合而為一也。逆順者。謂榮行。脉中。衛行。脉外。相逆順而為行也。塞其空者。外無使經脉。膚腠疎空。內使藏府之神氣充足。自無厥逆之患矣。此良工治未病也。○莫仲超曰。上節言無問虛實。工在疾瀉。此復曰瀉虛補實。神去其室。是又當審其邪正而補瀉之。聖人之慮深矣。學者不可不深體之。○王芳侯曰。神者先天之精。水穀之精。兩精相搏合而為神。

經 此言治脹之法。補瀉有得。失而醫工分高下也。

黃帝曰。脹者焉。生何因而有。岐伯曰。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脉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時有序。五穀乃化。然後厥氣在下。榮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為脹也。

經 此言衛氣逆行。因下焦寒氣之所致也。夫衛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脉循於分肉。而行有逆順。蓋衛氣與脉內之榮氣相逆順而行也。陰陽相隨者。謂脉外之榮衛相將而行。陰陽清濁有逆有順。乃得天和。應天氣之右旋而西轉。經水皆歸於東。流得天地自然之和氣也。五藏更始者。謂榮行於藏府經脉。外內出入。陰陽遞更。終而復始也。四時有序者。謂衛氣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應四時寒暑之往來也。陰陽和平。五穀乃化。而營衛生焉。此先論其陰陽和調。然後論厥逆之因。乃厥氣在下。榮衛留止。寒氣逆上。真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為脹也。

經 此言脹之所由生也。衛氣之行於人身。晝行於陽。經夜行於陰。經並脉循分肉而行。出入之間。自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故五藏隨時以更改。五穀自化。惟厥氣從下而逆。則營衛遂失其常。而留

天道右旋
地道左轉
順氣篇曰
以入日分
為四